

譯滄曉丘

新文學叢書之一

現代白話短篇傑作集

大東書局印行



新文學叢書之一

現代
日本短篇傑作集
丘曉滄譯

大東書局
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

現代日本短篇傑作集（全一冊）

△（實價大洋七角）
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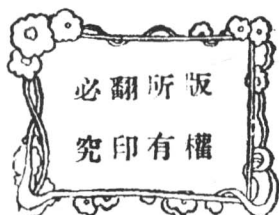
選譯者 丘曉滄

發行人 沈駿聲
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

發行所 大東書局
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

印刷所 大東書局
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

發行所 大東書局
上海四馬路各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現代日本短篇傑作集

目次

文鳥	一
老人	二六
克拉拉的出家	三四
伸展準備	六五
猴子	八〇
三個窗	九二
一個懷疑主義者的告白	一一〇
沒有畫的畫本	一二七
女人的背影	一六二
藝術的貧窮	一七三
馬賽的太陽	二二五
河蛙	二四六

現代日本短篇傑作集

文鳥

夏目漱石

十月搬到早稻田來。在伽藍似的書齋裏，只一箇人手托著頤地撐住沈重的臉的時候，三重吉跑來說，「請養養鳥罷。」『養也可以，』我這樣的回答他；同時爲慎重計，又問他養甚麼鳥好的時候，『文鳥好！』他這樣的回答了。

文鳥在三重吉的小說裏能看得出來，所以我想定規是美麗的鳥罷，就託他說：『那麼，你給我買來罷！』但是，三重吉卻在反復地說著：『你一定要養呀！你一定要養呀！』的同樣的話。『唔！買就是！買就是！』我仍是手

托著頭不動地囁囁地說著的時候，三重吉緘默了。大概對於手托著頭這件事體不高興罷，這時候我才覺得到。

不多時，剛過三分鐘的時候，這回他又說出『買籠子罷？』的話來。『這也可以！』我這樣的答他的時候，他倒不說什麼『必要買呵！』的督促話，卻開始籠子的解釋了。他的解釋是相當混雜的，但對不起得很，我都忘掉了。但說到好的得二十元這一段話，我卻趕急地對他說：『不要那樣高價的也行。』

接著我就問他：『倒要在何處買呢？』的時候，『甚麼，那箇鳥店都有！』實是一箇平凡的回答。『我說是買籠子啊？』我這樣地反問他的時候！『籠子嗎？籠子！是啊！某箇地方有罷！』這樣簡直地儘說些望風捕影的寬大的事體來。『管怎樣說，沒有實在東西是不行呵！』我好像裝著不行那樣的面孔給他看時，三重吉把手貼在面頰說：『在駒込聽說還有鳥籠的名匠的，

說是位老頭子恐怕已經死了也說不定啊！」說著非常沒有把握起來。

無論怎樣說，使說出來的人負責任這件事體，是應當的，所以即刻我把一切的事情託付三重吉了。於是他就說：『快拿錢來！』錢我確實是拿了。三重吉把不知道在那裏買的斜文絹布的疊著三層的夾包，放在懷裏，不管是人家的錢和自己的錢，有箇都裝入這箇夾包裏頭的脾氣。自己確實目擊著三重吉把一張五元的鈔票送在這箇夾包的底裏了。

像這樣的錢確實地落在三重吉的手裏了，然而鳥和籠子，卻不輕易地買來

在這箇期間裏，秋變成初春的天氣。三重吉是常來的，好說些女人的話就跑回去。文鳥和籠子的解釋，是一點也不說的。透過玻璃窗戶在五尺的坐席上，日光是滿照着。實在若是要養文鳥，那麼在這樣暖和的季節裏，把鳥籠放在這箇緣板上的時候，文鳥一定要高興地叫噪罷，我這樣的想着。

照三重吉的小說，說文鳥啾啾地噪着。牠噪的聲音，好像很中了他的意的樣子，三重吉把「啾啾」無遍數地引用着。或者他有了思慕着名叫秋子姑娘的事體，也說不定。然而，本人一向是不提起這件事體的，自己也不想著打聽他，只是在坐廊上依然照著日光。可是沒有文鳥的叫噪。

這樣的過去時，降起霜來了。自己每天坐在伽藍似的書齋裏，把冷的臉整莊起來，或散亂起來，或手托著頤，或不托著地那樣過下去。門是關緊兩層，火鉢只是繼續著添炭，文鳥的事，遂忘掉了。

誰想三重吉從門口雄赳赳地跑進來。時間是夜晚的開始。因為太冷，所以把自胸部以上的部分照向火鉢的上面，將沈重的臉，故意地烤著火的時候，急切地變成輕快了。三重吉使豐隆跟著他，豐隆是相當麻煩的。兩箇人各拿一箇籠子，三重吉是大哥，另外還抱著一箇大箱子。五元的鈔票，變成了文鳥籠子和箱子的事，是這箇粉冬的晚上。

三重吉是非常得意。說甚麼：『請看看罷！豐隆！把那洋燈再拿靠近這兒一點罷。因為很冷，鼻子頭少少地變成紫色。』

真的，做出來一箇美麗的籠子。臺底是用漆塗著的，竹子削得很細緻，加之還染上了色。說這樣的才三元錢，他對豐隆說『很賤罷？』豐隆哼地答應說『是賤的。』我自己雖不了然地明白是貴是賤，但也說著『是！很賤』的話。他說：『好的得二十元；』二十元這是他第二回說的。比二十元是賤的，這是不用說的事體。

『這箇漆啊，先生！在拿往朝陽的地方曬著的時候，黑色會褪去，漸漸就現出紅色，所以——並且這箇竹子，曾經很好的煮了一遍，所以沒有問題的；』這樣不斷地他說明給我聽。甚麼沒有問題呢？這樣返問着他的時候，他卻說著：『請看文鳥罷！很美麗罷』的話。

真美麗！把籠子擱在鄰室，隔四尺多遠地從這面看的時候，一點也不動彈

，在薄暗裏顯得純白色，在籠子裏若不蹲着的時候，令人想不到是鳥的那樣的白。總像冷冷的樣子啊！

『怕冷罷？』我這樣問道的時候，『因此才作了箱子！』他這樣的回答着。他說到晚上得把牠放在箱子裏呢。我問他爲甚麼要有兩箇箱子呢？他說這箇粗劣的箱子，時時好爲鳥洗澡使用的。這太有點費事了，我這樣想著的時候，他又追加地說：「因爲糞沾污籠子，所以還得時時給牠打掃。」三重吉爲文鳥態度是很強硬的。

對這件事，我『是是』地答應著的時候，這回三重吉從袖子裏拿出一袋粟米。每早晨要給牠這箇吃的，若是不換食的時候，得把食罐拿出來把粟穀吹出去；因爲不那樣做的時候，文鳥得一粒一粒地檢取有實的粟。水也要每天換的。先生是位好睡早覺的人，這正合式罷；這樣對於文鳥是極其親切的。於是自己也就說『可以的；』接受了一切的事情了。誰想豐隆就從細箇裏拿

出來食罐和水罐，整齊地擺在自己的面前。像這樣萬事都調查一遍，被逼於實行的時候，從道理上說，也不得不作照顧文鳥的事了。因心裏雖沒有多大的把握，請先作一下看看，我決心到這裏了。因為我想我若不能作的時候，家裏的人，卻能給想箇法子罷。

不多時三重吉把鳥籠鄭重地放在箱子裏，拿在外面坐廊上，說攔在這裏啊地跑回去了。自己在像伽藍那樣的書齋的正中央，打開被褥，冰冷地睡下了。夢裏眷念著文鳥的心情，雖稍爲冷一點兒，睡起來看時，倒與平常的夜同樣的靜穩。

第二天早晨醒了的時候，日光射在玻璃門上。即刻想起來不得不給文鳥東西吃的事體來，可是又很懈怠。『就給啊！就給啊！』這樣想着的時候，到底已經過了八點了。沒有辦法的，借著洗臉的便，跳着脚地踏着冷的坐廊，揭開箱蓋把鳥籠拿往亮光裏面，文鳥晃動著眼睛。牠早就想着起來罷，這樣

想着的時候，我覺得可憐了。

文鳥的眼睛是純黑色，在臉皮的周圍套有像縫着細的淡紅色的絹絲那樣的筋。每當眼睛晃動着的時候，絹絲就即刻變成一條線，但接着重又圓起來。從箱裏把籠子一拿出來時，文鳥就一面把白的頭稍為傾斜一點，一面挪着黑眼睛，看見我的臉。並且啾啾地叫了。

自己靜悄悄地吧鳥籠擱在箱子上。文鳥叭地一聲離開支柱了。接著又攀住支柱。支柱有兩根，帶有黑色的青軸，在相當合式的距離，搭成橋梁似的橫橫的並擺着。輕輕踏住其中一根的腳，看去卻是長得很好看。在細長的薄紅色的足端，長有像真球削掉了的那樣的爪，極妙地抱住能撐住自己的支住。不多時，牠翻然地變動了視線，文鳥在支柱上面已經換了方向了，不斷的把頭頸傾向左面右面；把傾向著的頭頸，突然地正過來，舒暢地伸向前面，當我這樣想著的時候，白的翅膀又爽然地撲動了。文鳥的腳已經很周到地落在對

方的支柱的正中。唧唧地叫着，並且從遠方窺視着自己的臉。

自己往浴場去洗臉去了。回來時繞過廚房，打開長櫃，取出來昨天晚上三重吉給買來的粟的袋囊，往食罐裏加上食，在別一箇罐裏裝上滿罐水，復又走回書齋的坐處去。

三重吉是箇用意周到的男子，昨天晚上叮嚀地把給食時應注意的事，講給我聽了以後才回去的。據他說若胡開籠子的時候，文鳥會逃出去的，所以常用右手一面開著籠門，左手若不放在門的下面，從外面來堵住門口的時候，是危險的。就是往內拿食罐的時候，也不得不記着這件事情，這樣說着，他連手式都會做給我看，但像這樣用兩隻手，怎能把食罐攔在籠子裏呢？這我卻沒有問過他。

自己不得已用拿著食罐的指甲，輕輕地把籠子門往上擎起；同時用左手即刻塞住了開著的門口，鳥稍稍地轉過頭來，就唧唧地叫了。自己對塞住門口

的左手的處置，沒法辦了。不是像魯迅著人的空隙而逃去的鳥，所以總是覺牠可憐。三重吉把壞事情教給我了。

把大手慢慢地伸進籠子裏了。文鳥即刻就打起翅膀來。從削得很細的竹子的空處，暖的細毛，要雪白地飛着那樣地鳴着羽翼。自己突然地憎惡起來自己的大手了；當把粟罐和水罐剛剛擱在站木之間，就把手拿回來了。籠子門哈噠地自然地落下來。文鳥跑回支柱上，白脖子半傾向旁邊，仰視着在籠子外的我。不多時就把歪了的脖子正過來，望著腳底下的粟和水。我往會客室去吃飯去了。

那時正是當做每天的課程來寫小說的時候。大抵是對着桌子握着筆的，當靜寂的時候，連自己都能聽出來，在紙上劃著的鋼筆的聲音。走進這伽藍似的書齋，習慣是誰也不動的。對於筆的聲音，感到寂寞這種意義的早晨午晝或夜晚，都曾有過；然而有時候也很有過停止這枝筆的聲音，或不得不停下的

機會。那箇時候，通病是指夾著筆，手掌托住顎，越過玻璃望著吹亂了的庭院。望夠了的時候，就把托住的顎指幾指。若這樣的作，筆和紙還不能到一塊兒的時候，就把指了的顎用兩箇指頭掙掙著。這時候在坐廊的文鳥忽然啾啾地叫了兩聲了。

攔住筆偷著出去看看的時候，文鳥朝著自己這方面，從支柱上頭要倒向前方那樣的突出來白的胸膛，高叫著啾啾。三重吉若聽見了，定規要高興罷，用令人想到這種事的那樣美的聲音，叫著啾啾了。三重吉保證說：『慣了就會叫啾啾的，定規會叫的。』他是這樣說著回去的。

自己又蹲在籠的旁面了。文鳥把胖著的脖子，兩三回地橫豎地轉過來。不許久一團白身體，飄然地離開支柱的上頭了；即刻美麗的脚的爪，一半從食罐的邊緣露在後面。攔上小拇指即刻就會翻過來的食罐，像吊鐘那樣的沒有動靜。文鳥真是輕東西啊；令人想作牠是淡雪之精的那樣的心情。

文鳥不動地把嘴落在食罐的正中央了，並且左右搖動了兩三回。很平鋪的擱在罐裏的粒，翻翻然地弔在籠底了。文鳥舉起嘴來，在咽喉那一塊兒作微弱的聲音。嘴又伸去粒的正中央，又作微弱的聲音。那箇聲音是很有趣味的，靜悄悄地聽時，圓而細，並且是非常的速。令人生出來像葦草那樣的小人，用黃金錘子，不斷地在鼓着瑪瑙基石那樣的想像。

看嘴的色，像是可混有紫色那樣的紅色。那紅色逐漸地流去，到啄粟的嘴尖的地方是白色，是象牙半透明的白色。這嘴殼進粟的時候是非常快的，左右搖散的粟的珠，也像非常的輕的樣子。文鳥不要倒過身子來就行的那樣，把尖嘴伸在黃色粒裏，肥胖的脖子，不惜左右地晃著。跳散在籠底的粟的數，不知道有多少粒，就連這樣，食罐還是寂然不動的，食罐是重的東西，食罐的直徑，記得有一寸五分上下。

自己悄然地回到書齋，寂寞地拿起鋼筆在紙上寫著；在坐廳文鳥唧唧地叫

著，有時也『啾啾』地叫著。在外邊吹著很急的冬天的風。

黃昏的時候，看見文鳥飲水了。細長腳，抓住食罐的緣邊，小嘴含住的一滴水，很貴重似地仰起頭來嚥下去。若像這樣喝，這一杯水能繼續著十幾天罷，我這樣的想著又回到書齋了。晚上我把籠攔在箱裏。睡的時候，從玻璃門窺視著外面，月亮出來，降了霜。文鳥在箱裏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第二天也很不對地起得很晚，從箱子裏拿出籠子的時候，又是過了八點鐘。在箱裏已經醒了罷。就這樣，文鳥是一點也不作不平的臉，當把籠子一拿到光明的地方去時，就急促地轉瞬著眼睛，快活地縮著脖子，看著我的臉

• 早年我就認識了一箇美麗的姑娘。當她憑依著桌子，在想著甚麼事情的時候，我偷著從後面走去，把她的紫的腰包的頭兒，很長地拖開，把她的脖子最細的地方，從上面摩弄著的時候，女子懶洋洋地起來，轉向後面了。那箇